

# 儿时过元宵节

□刘松梅

儿时的元宵节虽然十分久远,但有些不可思议的习俗到现在仍难以忘怀。

元宵节吃元宵是许多地方的习俗,可我们家却把饺子和元宵一起煮,有咸有甜让人有点儿费解,但那种香香甜甜的味道感觉特别美好,而且有一种“闹”的意味在里边,从而把不可思议变成理所当然。每年过完春节,就盼着过元宵节,因为小孩子除了爱玩外,就是贪吃。那时候过节包饺子、做元宵都十分郑重,一家人欢欢喜喜围坐在一起,也有一种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。元宵节的饺子不像春节饺子那样都是月牙形,而是包成月牙形捏好后,再把饺子弯曲的两个角捏在一起。虽然多了一道工序,但包成后圆圆的跟圆月似的,特别好看。母亲擀饺子皮很快,一个人擀皮能供应奶奶、姐姐和我三个人包。那时,我刚学会包饺子,和奶奶、姐姐你追我赶,故意让母亲紧张。不料母亲气定神闲,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,惹得奶奶忍不住发笑。

包完饺子开始包元宵,母亲先把糯米粉兑上水和好,分成小剂子捏成圆饼状,然后放入提前准备好的芝麻、花生、冰糖等原料做成的馅,再用手一撮,一个个元宵便做好了。然后,将其放进装有糯米粉的簸箩里。母亲两手抓住簸箩沿端住晃,嘴里还念念有词:“滚,滚,滚元宝,大小元宝都来了!”包好的元宵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,越滚越圆。当锅上的热气蒸腾时,母亲先下进一部分饺子,用勺子轻轻推动,让饺子在锅里转圈,避免粘锅。待饺子完全飘起来,再下进一些元宵。片刻之后,元宵也飘起来,轻轻推动一下,盖上锅盖焖几分钟再掀开,厨房里瞬间溢出饺子的浓香味和元宵的甜糯味道。这种别出心裁的习俗,寓意日子过得香香甜甜,如蜜里调油。

急不可耐的我们哪管什么寓意,早早地端着碗等着吃了。姐姐端着碗说吃饺子,弟弟端着碗说吃元宵,我说:“啥都中,越快越好。”母亲听了微微一笑,接过我手中的碗盛了饺子和元宵,我正暗自高兴,却听到母亲说:“这一碗让你奶奶先吃。”奶奶说:“我不急,让孩子们先吃吧!”我不等母亲发话,连忙端起碗递给了奶奶。终于轮到我了,姐姐优雅地小口吃着饺子,弟弟却急不可耐地吞下了一个滚烫的元宵。母亲说:“你慢点吃,没人跟你抢。”可弟弟满不在乎,继续狼吞虎咽,看着他龇牙咧嘴的那副狼狈相,我们都忍不住笑起来,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。

那时候,我觉得饺子和元宵就是世间最温馨的美味,它不仅带给我融融亲情,也让我的童年留下了快乐、美好的记忆。

## 想家 想妈

□陈红霞

新的一年,生命的年轮又增添了一圈。每逢佳节倍思亲,远离家乡的我,不由得想回娘家过年,可左思右想,还是止步没有行动。

父母健在时,回娘家过年,父母、兄弟姐妹热热闹闹,总有说不完的话。过了年回来上班了,我还对在娘家过年的情景回味无穷。现在,父母都驾鹤西去了,虽然兄弟姐妹很热情,招待得很周到,但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常言说,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

回想父母在世时,每到农历腊月,母亲总是站在门前的大柳树下,向我回家的路上眺望,直到看得脖子酸了,腿也困了,才喃喃自语道:“闺女今天又不回来了。”等到我回去了或者收到我的信说“因孩子小,天冷就不回去过年了”,她才不再去门口张望。

母亲一生勤快,爱干净。她52岁那年,因劳累、血压高,患了中风,幸好治疗及时,恢复得不错,生活可以自理。

记得大姐让一个在医务室工作的邻居攒了好多橡胶瓶盖,拿回家后将其钉在已被磨平的搓衣板上。经过长时间使用,母亲竟然把那些瓶盖也磨平了。我们回去看到后都惊奇地问:“您洗了多少衣服啊,连瓶盖的凸面都被磨平了?”母亲说:“我还能活动,我的衣服尽量自己洗,让别人洗怕洗不干净。”我真不知道,母亲带病还这么坚强,一点儿不输于健康的人。

母亲虽没进过学堂,但她有时能说出很有哲理的话。

有一次,我和母亲聊天,她说:“我有时感觉自己像一根火柴,你看那火柴刚划着的时候,火苗很小,飘忽不定,摇摇晃晃就像小孩学走路一样,走不稳,还会摔倒。等火柴慢慢烧到中段时,是最旺的时候,就像人到中青年时,精力旺盛,敢打敢拼,不怕一切困难。火柴燃烧到最后,火苗慢慢变小,直至熄灭,就像人到老年一样,精力衰退,做事力不从心,直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……”一根火柴,母亲竟能从中悟出人生的哲理,真是睿智而富有灵感啊!

“妈妈的吻甜蜜的吻,叫我思念到如今……”有时特别想家的时候,我就不由自主地唱起这首《妈妈的吻》。

想家,想家门口的那棵大柳树,那里有母亲盼我归家的身影;想家,想门前自然流过的小河,河水清清有鱼虾;想家,想小时候过年在外面疯跑一圈,满头大汗,到家里揭开锅盖有温热的豆包和甜甜的米酒蛋花汤;想家,想院子里那个压水井,能汲出清冽甘甜的井水;想家,想冬天里母亲做的白菜炖豆腐,那香甜的滋味让我回味无穷……

我常常梦见母亲,梦见她慈祥的面容,梦见和她交谈时的情形……想念母亲,想念她那双粗糙的手在我头顶抚摸,安慰、鼓励我克服生活中的种种困难,让我鼓足勇气,迎难而上,不被困难击倒。如果再梦见母亲,唯愿长梦不醒,紧紧握住她的手,和她拥抱,诉说思念之情……

母亲离世已经32年了,我也已是花甲之人,但一想起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一些片段,仍然不由得鼻子发酸、热泪长流。也许,人越是年龄大了,越是喜欢回忆往事,不然,我为何这么想家、想妈呢?

## 麦田迎春早

□秦世江

今年2月4日立春,这天还有零星小雪飘落。因惦记乡下院子里那几只鸡鸭,还要完成老伴一心想为麦苗追肥的任务,当天一大早,冒着凛冽的寒风,我就乘公交车返回乡下。

天地苍茫,原野一望无际,银装素裹,被车轮碾压过的路面,结着厚厚的一层冰,人与车都要小心翼翼地前进,偶尔还会看到车辆“亲吻”和行人滑倒的场景。

公交车到达终点站后,我下车步行1公里多来到了村里,开门进院,喂过鸡鸭,便到本村农商小店购买了一袋50公斤的化肥。

店铺女老板很热情,得知我要到村东南的地里撒化肥时,她定要骑电动车帮我把我化肥送到地头。我担心路太滑,她万一摔倒受伤就麻烦了,便婉言谢绝了。但她还是执意把化肥送到了我家里,并根据经验帮我倒够给麦子追肥用的30多公斤化肥才离开。

我的麦田离村有两公里远,怎样把化肥弄到地里呢?我想起了邻村的连襟马祥孩。他今年67岁,老伴已去世多年,他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两个儿子抚养成人并娶妻生子。他是个热心肠,亲朋好友谁家农活需要帮忙,他都义无反顾地去干。于是,我拨通了他的电话,请他骑上电动三轮车来帮我撒化肥。很快,他来到了我家。我俩将化肥和撒化肥用的桶和盆装上车,驾驶着三轮车向地头驶去。

路滑得很,上坡、下坡只能走在有雪的地方,三轮车才能把住方向,否则就控制不住。在距离麦田600米远时,已没有三轮车行驶的路,即使晴天,我在这段坑洼不平的路面几次翻车,多亏没有发生严重事故。现在唯一的办法,只能把化肥扛到地头。我已是年近耄耋之人,30多公斤重的化肥扛在肩膀上,就像扛着一座山,趑趄趑趄地走着。然后,左肩换右肩,右肩再换左肩,每前进一步,都需要有坚强的毅力和极大的忍耐力。

本来,我是带着手拉车回来的,若把化肥装在手拉车上,肯定会轻松点。但由于急着往地里赶,竟然把它忘得一干二净。

在距离麦地还有几十米远时,我累得实在走不动了,于是把化肥放下,干脆在雪地里拖着前行。这种方法虽说前进得很慢,但毕竟还是在前进。

白雪覆盖的大地是很冷的,但我身上冒出了汗水。经过几十分钟的艰难跋涉,我终于到了地头。此时,马祥孩也拿着盆和桶一拐一拐地赶到了。我俩开始下道工序,即向盖着白雪的麦田撒化肥。

说实话,我和老伴都有退休金,用不着再这么劳累。同样退休的老人,有的到处旅游,或者根据各自的爱好,娱乐玩唱,尽情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。但我和老伴经常回乡下种地、养鸡,这也许是发挥余热,也许是以身作则为儿孙们做耕读传家的榜样。

我和马祥孩撒着化肥,来来回回,没有说笑,只有认真。附近也有一些村民在撒着各类肥料,有的开农用三轮车,有的开电动三轮车,让被雪覆盖的麦田充满了生机。

几天后,随着雪的消融,化肥也会融化于土壤中,被小麦根部吸收,从而增加营养,茁壮成长。几个月后,麦浪滚滚,将是一派丰收景象。我们撒的是化肥,其实也是丰收的希望。临近中午,化肥撒完了,一阵微风吹来,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,距离今年立春节气仅剩4个多小时。这时,我深深地吸了口雪野中湿润的空气,内心里道了一声:春天,你早!



冰湖

赵维国 摄

投稿邮箱:jzwbwq@163.com
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